

历史研究

第 4 辑

1981.12

台湾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历史研究 (4)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桂霞茹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7印张 179千字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013-0236-7/K·4

(书号 11201·81) 定价 1.90元

〔内部发行〕

目 次

台湾史

台湾开拓史事考

陈新铨 一

营兵与台湾的防务 —— 以台南府城为中心
(上、下)

石万寿 三二

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

许雪姬 一

台湾建省史实

刁抱石 二四

日据时台湾的祖国意识

尹章义 二六

台湾民众党与台胞抗日运动 —— 纪念蒋渭
水先生逝世五十五周年

陈其昌 三〇

补 白

《台湾民报》扎根台湾

庄永明 六九

台灣開拓史事考

陳新鈴

壹、我國早期對台灣之經營

台灣進入中國歷史範圍，台灣歷史成爲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其確切的時間已不可考。

在沒有文字的時期，歷史完全依據最早的原始器物來探索人類的生活狀況和文化演進，稱爲先史時期。根據考古學的初步研究，近幾十年在台灣各地發現的原始器物：陶器略同於大陸山東、河南、遼寧、甘肅、陝西、山西、浙江各地所發現的黑陶、彩陶和紅陶；石器中的石斧、石刀和石鏃，也與大陸北方各地出土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同屬一個系統。這可以說明先史時期的台灣文化和中國大陸文化爲一整體，其時間久而又久。

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史書。禹貢一篇則是記述我國四千年前的地理。其中將我國土地區分爲九州，從淮河到東南沿海一帶稱揚州。台灣府誌是台灣的第一部地方誌。台灣府誌則說台灣屬於禹貢上所說的揚州。這種說法不是沒有根據的。禹貢有云：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①

雖然島夷是泛指沿海一帶的居民，但穿著麻質的服裝（卉服），使用竹器（篚），把貝殼綴飾在衣服上（織貝），卻與台灣山地同胞的生活情形非常相似。他們把本地出產的橘子和柚子貢獻給中央。如果這一解釋可信，則台灣早已與中國發生了關係。

至於漢人從什麼時候來到台灣，並著手經營台灣，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有很多關於海上的傳說。如入海求訪蓬萊、方丈、瀛洲等仙山的嘗試，徐福留止夷洲的傳說，都屬於「長老傳言」，我們也只能採取保留的態度了。一直要到漢朝，夷洲有人常到會稽（今江蘇、浙江之間）通市，於是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階層，中國對台灣的經營，也才真正開始。②

三國時的吳國，佔有現在的東南沿海，與海外關係最爲密切，孫權對海上的經營也最有興趣。赤壁戰後（公元二〇八年），吳國的兵威聲勢遠及南洋，台灣自然也受到他們的注意。根據三國誌孫權傳的記載，孫權黃龍二年（二三〇），曾經派遣將軍衛溫 and 諸葛直率領了甲士萬人，浮海進攻夷洲（台灣），俘虜了幾千人而回。③這說明了中國當時雖未在台灣建立統治權力，但武力則確曾一度到達。這是我國經營台灣最早的記載。

公元四世紀前後，有一個名叫沈瑩的人寫了一本臨海水土志，對夷洲的方位、地形、氣候、物產、風俗、習慣都有詳盡而明確的敘述。他的這些知識，可能得自三國時吳人的記錄，也可能是晉人考察台灣所得的報告。④

到了公元七世紀，我國經營台灣更趨積極。隋煬帝（六〇五—六一六）雖然是一位暴君，卻有志於海上的發展。在他即位之初（六〇五），聽到一位「海師」何蠻的報告，說在東方海中，有煙霧依稀的所在。即於公元六〇七年命羽騎尉朱寬偕同何蠻入海訪求，到了流求（即台灣），因為言語不通，只虜回去一位山地同胞。隋煬帝感覺不滿，第二年再命朱寬前去台灣撫慰。仍無所成，僅取回一些山胞所用的甲布。兩次和平招降不成，隋煬帝決心以武力征討，任命武賁郎將陳稜為統帥，大夫張鎮州副之。

⑤ 公元六一〇年，陳稜等率領東陽（今浙江金華）兵一萬多人，先在義安（今廣東潮州）集中，再沿海前進。一個多月之後，到了高華嶼（即澎湖群島中之花嶼或大嶼）；又東行二日，到了龜鼈嶼（即澎湖群島中之奎壁嶼）；再東行一日，便到了流求（即台灣）。遠征軍登陸的地點約為鹿港，最先接觸的是台灣中部的平埔番。

平埔番人初見船隊，以為商旅，相繼前來貿易。陳稜進軍時募有南海諸國人從行，其中崑崙人能解流求人語。宣布來意，命平埔番降服。酋長拒絕，於是戰鬥開始。

陳稜以張鎮州為先鋒，第一仗擊敗了平埔番的大王歡斯渴刺兜（Kaisi Haralo），地點約在鹿港附近。第二仗斬了平埔番的小王歡斯老模（Dano ri），戰場約在大甲溪一帶。於是陳稜和張鎮州兵分五路，直趨平埔番的族居地。渴刺兜率眾數千人迎敵，於是發生了主力戰。渴刺兜背山而陣，陳稜等全力攻擊。從早晨苦鬥到下午，渴刺兜退守柵塹之內。陳稜繼續猛攻，填塹破柵，連破渴刺兜大王洞居外之三重塹柵，斬渴刺兜，燒了他的宮室，俘虜了男女數千人，其中包括了渴刺兜的子女。⑥

這是隋朝經略台灣的一場苦鬥，但是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把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切實聯繫起來。然而隋朝對台灣的瞭解已經比從前進步多了。隋書流求國傳對台灣山地同胞的生活習性風土人情的敘述，與實際情形多相符合。⑦

唐朝頗注意海上發展。唐憲宗（八〇六—八二〇）時，詩人施肩吾有夷島行的詩作，有人說夷島行所題詠的是澎湖群島，施氏全家都會經移居澎湖，但並無有力的證據。

宋史中有流求傳，還有宋室宗親趙汝适寫的諸蕃志，對台灣都有很多的敘述。諸蕃志有云：

毗舍耶語言不通，商販不及，……泉有海島，曰彭（澎湖）湖，隸晉江縣（泉州府），與其國密邇，烟火相望，時至寇掠，其來不測，多罹生噉之害，居民苦之。⑧

這裏所說的毗舍耶人，有人以為是從菲律賓群島徙居台灣的 Bisaya 或 Visaya 人；有人以為是台灣東部的阿眉族人，因阿眉族人常自稱 Panchia，都與台灣有關。而澎湖一名，從此見諸記載。尤其我們可以確知，這時澎湖已經有了漢人的居民。這大概是由於金人南侵，宋室南渡，不少漢人進一步避難海上，閩南人也有遷來澎湖定居的。這是漢人擴殖台澎的開始。

元世祖對海外的經略，最爲積極。兩次東征日本失利之後，世祖心有未甘。公元一二九一年，因應海船副萬戶楊禪所請，擬派兵六千從伐瑠求（即台灣），這也許與準備再伐日本有關。不久又有熟悉海上情形之閩籍書生吳志斗來奏，建議先從澎湖發船前去招諭，考察水勢地形，然後再行興兵。世祖從其建議，改以楊禪爲宣撫使，吳志斗與阮鑑分授禮部與兵部員外郎，攜帶世祖詔書前往，說其歸附來朝，若不順從，即行征討。第二年（一二九二）使團出發，在海上發現了一個島嶼，派人上岸而言語不通，以致無結果而還。楊禪說他們曾經到了瑠求（即台灣），阮鑑和吳志斗則表示未到，故沒有定論。但他們曾經到達澎湖，並接受招待。據說當時澎湖的漢族居民約有二百戶，年有商船數十艘，到泉州貿易。^⑨

到了一三六〇年（元順帝至正二十年），元朝在澎湖正式置巡檢司，隸屬泉州同安。澎湖從此被收入中國的版圖。幾乎就在同時期（一三三五—一三四九之間），島夷誌略一書的作者汪大淵曾經遊歷台灣。他曾經登上大崎山（有人說是台南大崎越嶺，也有人說可能是高雄的打狗仔）觀海潮，望日出，對台灣的物產如硫磺、黃蠟、砂金、鹿皮等，都有所瞭解。我們可以推斷，汪大淵遊歷台灣，一定有別的漢人引導。那些漢人，則可能是從澎湖進一步入居台灣的，也可能早已有商船往來於泉州、澎湖、台灣之間，從事商販行爲。^⑩

到了明朝，明太祖朱元璋感到蒙古在北方仍舊構成嚴重威脅，又鑒於元代用兵日本和占城的失敗，所以對海外各地都採消極政策。再由於倭寇的侵擾沿海各地，爲了不讓海上居民與倭寇勾結，或給予倭寇各種便利，一三七三年（洪武四年）曾下令禁止沿海人民私自出洋。一三八八（洪武二十一年）更下令澎湖居民實行內遷漳泉各地，並撤廢設在澎湖的巡檢司。^⑪

明成祖有志於海上經略，鄭和七次下南洋更是空前的壯舉。鄭和是否到過台灣，歷史上並無記載。但是若干鄭和與台灣的傳說，有人推測，可能是當時另一太監王三寶（即王景弘）曾經到過台灣所引起。^⑫

十六世紀，我國東南沿海有海盜、倭寇和佛郎機（葡萄牙）人的相繼爲害。到了一五四九年（明嘉靖二十八年），佛郎機被肅清，而倭寇在福建沿海更形猖獗，海盜則成了倭寇的幫手。金門、南澳是他們的根據地，澎湖、台灣也是他們出沒之所。其中吳平、林道乾、曾一本、黃朝太等較爲有名，並且對台澎的開拓，也有若干的影響。公元一五六三年（嘉靖四十二年），戚繼光、俞大猷、劉顯等大破倭寇之後，俞大猷追擊林道乾至澎湖。林道乾再走台灣，據安平和打鼓山（即高雄）一帶；俞大猷留兵一支駐澎湖，不時在安平以北之鹿耳門一帶巡邏。林道乾既受俞大猷哨船之監視，又受到山地同胞的反抗，無法在台灣安身，只好自安平二鯤身乘隙逃向占城。^⑬

林道乾走了之後，俞大猷留在澎湖的部隊隨即撤回，一度恢復了元代所設的巡檢司，不久又撤銷了。一五七三年（明神宗萬曆元年），海盜林鳳自廣東來台，據有台灣的艋港，不久被福建官軍擊敗，逃往呂宋。一五八〇年（萬曆八年）曾一本據澎湖，

內地居民遷澎湖定居的又漸漸增多。一五九二年（萬曆二十年）日本的豐臣秀吉進犯朝鮮，且有進犯雞籠和淡水的消息，明朝於一五九七年（神宗萬曆二十五年）在澎湖設遊兵，再設衝鋒遊兵，澎湖又收入了我國的版圖。^⑭

貳、荷蘭入侵台灣始末

明萬曆年間，歐洲直達亞洲的海上航路已開通一世紀。葡萄牙人最先來到中國，並將台灣這美麗之島（Formosa）介紹給西方。但最先與台灣發生關係的西方國家不是葡萄牙，而是荷蘭，當時被我國人稱為紅毛番。

荷蘭人自一五九八年（明萬曆二十六年）在遠東出現，一六〇二年（萬曆三十年）成立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他們與葡萄牙為敵，也希望與中國通市。一六〇四年（萬曆三十二年），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派遣提督韋麻郎（Wijbrand Van Waerwijck）率兵船進向澎湖，因明朝駐汎兵已撤回，荷蘭人得乘虛而入，登陸佔領，時為一六〇四年八月七日（萬曆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荷蘭人佔據澎湖後，一面派人致書漳州當局，請求通商，一面買通奸細回內地活動。福建巡撫徐學聚嚴禁海外通商，立由總兵施德政都司沈有容統帥兵船五十艘，於十一月十八日（陰曆閏九月二十七日）抵澎湖。沈有容與韋麻郎直接談判。沈有容多才略，有膽識，論說鋒起，理直氣盛，表現得堅決肯定。荷蘭人在各種威脅之下，知道通商無望，終於在十二月十五日（陰曆十月二十五日）退出澎湖。事後澎湖建有沈有容諭退紅毛蕃之石碑，以記其事，此碑至今猶存。^⑮

到了一六〇九年，荷蘭對日本開始通商，更覺得台灣的地位重要。因於一六二二年（明天啓二年）由提督賴耶爾孫（Kornelis Ruytersoon）率領軍艦八艘，載軍隊二千人駛向台灣海峽，七月十一日臨澎湖，興建城堡四座，虜奪漁船六百艘，奴役一千五百名華人作苦工，至第二年城堡築成，華工被虐待至死者達一千二百多人，其餘的人再送到爪哇作奴隸。於是荷蘭一面請求至福建通市，一面連結海盜，騷擾廈門、海澄一帶。福建巡撫商周祚派員曉諭無效，荷蘭提督賴耶爾孫親到福州交涉亦無結果。

到了一六二三年（明天啓三年），南居益繼任福建巡撫，他派人去南洋向荷蘭東印度公司談判，荷方竟以戰爭相威脅。南居益知道非用兵不能解決，明廷也授權他便宜行事。一六二四年二月初二日（天啓四年正月初二）總兵俞咨皋與海道孫國禎統率戰船四十餘艘，共率二千人向澎湖進發，先奪鎮海港口。荷蘭以兵力不足，退守風櫃仔城，俞咨皋二次進兵，因荷蘭所築城堡堅固，久攻不下。南居益親歷海上督師，兵力逐次增加到一萬人，七月二十九日（陰曆六月十五日）第三次進攻，斷絕城內水源，俘虜了荷蘭守將高文律（Kobenoet）。八月十五日（陰曆七月初二日）荷蘭人求和，二十六日開始拆城下船，兩星期後東去台灣。

。淪陷兩年多的澎湖終於在俞大猷的公子俞咨臯等人的努力下得以光復，可惜台灣又被荷蘭人佔領了。

因為荷蘭人在第二次佔領澎湖的時候，總督賴耶爾孫曾於一六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到達台灣一鯤身（今安平），想要找一個良好的港口，經過兩次測量，並調查貿易實情，乃於次（一六二三）年派商務代表駐紮，並在安平築了一座臨時的竹砦。繼因澎湖戰況緊急，駐安平的一百多名荷蘭人全部調回澎湖。待他們在澎湖戰敗言和，駐澎湖的荷蘭人又全部移到安平，桑克（Maarten Sonck）做了荷蘭駐台灣的第一任「總督」。根據荷蘭人的報告，當他們從澎湖撤退到台灣來的時候，在台灣與山胞共處的漢人，能戰鬥的壯丁就有二萬五千多人，再加上老弱婦孺，漢人的總人數當在十萬左右。然而這只是指台灣南部平原而言。①⑥

幾乎就在同時，顏思齊、鄭芝龍等人在日本密謀起事不成，遭幕府緝捕，於是相偕駛向台灣，一六二四年十月七日（明天啓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北港登陸。顏思齊據台灣北港之後，將所部分為十寨，鄭芝龍也是寨主之一。這時從漳州和泉州各地遷來台灣中部的居民已經不少，顏思齊和鄭芝龍的聲勢既大，他們的親族故舊和那些為生活所迫的有志青年，紛紛前來投奔，人數更迅速增加。顏思齊死（一六二五）後，鄭芝龍繼續領導，一六二六年福建饑饉，鄭芝龍在海上截劫糧船濟貧，饑民多來投效，兵源更加充足，幾次打敗官軍，縱橫沿海，並通市琉球、朝鮮和南洋各地。這時荷蘭人才感到不安，曾派船協助明朝官軍對鄭芝龍作戰，結果大敗。荷蘭總督大為恐慌。幸好鄭芝龍於一六二八年（崇禎元年）接受了明朝的招安，荷蘭人才感到放心。一六三〇年（崇禎三年）福建的旱災更加嚴重，鄭芝龍建議巡撫熊文燦招集饑民數萬人，每人發給三兩白銀，每三人配給一頭耕牛，運來台灣，開墾荒地，這是我國政府第一次有計畫的大規模向台灣移民，於是基礎更加鞏固。①⑦

再一方面，西班牙是荷蘭的一個海上競爭者，已先佔據呂宋，一六二六年（天啓六年）以保護中國與呂宋間的商業為名，由提督瓦爾德思（D. Antonio Cernis Lerales）率艦隊北來，沿台灣東海岸至三貂角，入雞籠港（即今之基隆港），佔領雞籠嶼（即今之社寮島），建築了一座紅毛城，並在港後山上設了兩座砲台。三年後（一六二九）再佔滬尾（即今之淡水），也建築了一座紅毛城。傳教興學，採販硫磺鹿皮，開通雞籠至滬尾的陸上交通，兵力逐漸到達葛瑪蘭（即今之宜蘭），而傳教士更加遠達竹塹（即今之新竹）。荷蘭感受到了威脅，先致書勸降不成，再派軍艦進攻又失利。直到一六四二年（崇禎十五年）菲律賓有事，西班牙減撤了在雞籠的守軍，荷蘭才二度進兵，經過三個月的戰鬥，把西班牙逐出了台灣。①⑧

而鄭芝龍自從接受了明朝的招安，生活趨於豪華，對台灣不再重視，一六四六年（順治三年）降清以後，更與台灣斷絕了關係。南明無力顧及台灣。滿清尚不瞭解台灣。台灣便全部淪入荷蘭之手了。所幸我國出了一位偉大的英雄——鄭成功，卒能使台灣初度光復。

叁、鄭成功與台灣光復

鄭成功於一六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明天啓四年七月十四日）在日本出生，七歲回到福建南安原籍，十五歲成秀才。在他二十一歲的那一年（一六四四），李自成陷北京，滿清乘機入關。次年唐王即位於福州，即隆武帝，對鄭氏父子非常倚重。賜成功姓朱，封爲御營軍中都督，儀同駙馬。一六四六年（隆武元年，順治三年）清兵入閩，隆武帝在汀州遇難，鄭芝龍和清方有了諒解，鄭成功悲歌慷慨，從此爲民族復興而作軍事的奮鬥。

鄭成功的部隊最高額約二十萬人以上，他原想經略閩、粵、江、浙等沿海各省，聯合西南地區的明軍，作反清復明之計。連戰皆捷之後，卻於一六五九年九月八日（永曆十三年，順治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圍攻南京時遭受到重大的挫敗，於是他決意接受何廷斌的建議，驅逐荷蘭，光復台灣。

一六六一年三月（永曆十五年二月），鄭成功提師移駐金門料羅，一面等候修理船隻，一面派出先頭部隊。四月二十二日將船隻四百、官兵二萬五千人全部集中澎湖，候風向台灣進發。二十八日晚間開船，二十九日黎明船隊絡繹到達一鯤身外沙線，天亮時到鹿耳門，大家一齊登岸，幾千個華人前來相助。大隊於三十日進駐赤嵌街（即台南市區），水師泊鹿耳門，另派宣毅前鎮陳澤黎營北線尾。

當時駐台灣的荷蘭總督揆一（Frederick Coyert）曾多次向聯合東印度公司求援，但不爲公司所重視。四月三十日黎明，荷蘭人發現鄭軍大隊出現，台灣城（紅毛城）與台灣本島已經被鄭軍截斷，一千一百名守軍和四艘兵船毫無阻止的能力。

五月一日，荷軍分三路出動。一百名由艾爾道普（Aeldorp）率領，由台灣城進向赤嵌城，目的在阻止鄭軍登陸，維持兩地交通。二百四十名由拔鬼仔（Thomas Pedel）率領，襲擊北尾線。四艘兵船則擔任海戰。結果都告失敗。台灣與赤嵌兩城被困，交通斷絕，鄭軍自由登岸，華人紛起響應，鄉間也都被鄭軍所控制。

五月二日，鄭成功派戎政楊朝棟諭令荷蘭人投降，誓無殺害之意。次日揆一派人來問鄭成功進兵的原因。鄭成功答以唯一的目的是收回故土；一切珍寶之物，荷蘭人可運載而去，彼此仍可以維持友誼。五月四日，赤嵌城的荷蘭守軍貓難實叮（可能是 Jan Van Valcken）投降，台灣城頭依然懸掛著應戰的紅旗。鄭軍大隊圍向台灣城，鄭成功本人也從赤嵌趕到一鯤身。他不但要防止荷蘭人的反攻和增援，也要爭取山地同胞的合作，尤其要解決糧食的問題。因爲這時鄭軍官兵每天只能改吃兩餐，很多士兵因營養不良而病死。

荷蘭在爪哇方面的東印度公司對揆一早有不滿，於一六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免除了他台灣總督的職務，改以柯蘭克（Her-

manus Cjenk) 繼任。兩天之後，得到鄭成功登陸台灣的消息，立刻又收回對揆一的免職令，調集了戰船十艘，官兵七百八人，由喀游 (Jacob Caeuw) 統率來台灣增援。九月十六日喀游反攻，損失大小戰船五艘，官兵一百二十八人。十月間城內荷軍兩次突圍，也沒有成功。十一月揆一得到福建方面滿清官吏的來信，約定共同對鄭成功作戰。喀游自告奮勇前往聯絡，卻乘機逃回爪哇。

一六六二年一月 (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十一月)，鄭成功集中兵力，並建築三座砲台，二十五日由東南兩面開始猛攻，台灣城遭受到嚴重威脅。荷蘭人知道已經無法再戰，決定與鄭成功和平談判。二月一日 (農曆十二月十三日) 雙方成立了十八條協議，揆一同意荷軍全部繳械，並交出公家庫銀，鄭成功則允許他們帶走私人所有的財寶。淪陷了三十八年的台灣得以光復，鄭成功遂祭告山川神祇，並改台灣為東都。設承天府 (台南) 及天興 (嘉義) 萬年 (鳳山) 兩縣，改台灣城為安平鎮，以紀念他的故鄉。

從此，鄭成功在台灣立興法，辟刑獄，起學宮，計丁庸，養老幼，恤介特，險走集，物土方，使台灣的人口日漸增加，台灣的政局更加安定。可惜天不假年，鄭成功在光復台灣不足五個月之後，由於祖墳被清廷所毀，父親和弟輩等十一人被滿清所殺，西班牙人在呂宋大殺華僑，永曆帝在緬甸蒙難，家恨國仇，使他自感「罪案日增」、「忠孝兩窮」，竟於一六六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五月初八日) 齋志以歿，年僅三十九歲。^{①9}

鄭成功的長子鄭經繼承了台灣的統治權以後，其政治措施都諮詢陳永華，劃定行政區域，寓兵於農，並經營貿易，吸收大陸的物資，推銷台灣的出產，與暹羅、交趾、東京、馬來半島和呂宋等地，都有商業往還；並與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成立有特種協定。一六七三年 (永曆二十七年，康熙十二年) 「三藩之亂」事起，鎮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與鄭經取得連繫。起初反清軍聲勢浩大，鄭經進駐廈門，但是由於沒有明顯的政治號召，內部利害衝突，鄭經的二十萬大軍一敗塗地，於一六八〇年三月退回台灣。從此無心政事，縱情酒色，竟於一六八一年二月病逝，享年與鄭成功一樣，也只有三十九歲。

鄭經的十二歲長子克塽被擁為名義上的領袖，鄭聰則作了台灣的實際統治者。由於軍需財政的困難，加上天旱糧荒，官吏的高壓，山胞的不服，台灣內部漸呈不安。一六八三年七月 (永曆三十七年，康熙二十二年六月) 清福建水師提督施琅下令渡海東征，鄭克塽修進降表。九月二十二日施琅到達台灣，二十七日鄭克塽正式削髮，二十二年來他們祖孫三代所光復經營的台灣像大陸上其他各地一樣，終於淪入滿清的統治。^{②0}就漢民族的復興運動而言，這的確是一大不幸。但從另一個觀點看來，台灣與大陸已經成爲一個整體，從此承擔著相同的命運。

肆、先民拒外之英勇表現

一六八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清廷詔令設台灣府，領台灣、鳳山、諸羅三縣，澎湖設巡檢，置台灣兵備道及總兵，隸福建省。漢人流血流汗經營開發的台灣，正式成了中國的行政區。

不過清廷初期的對台政策是消極的，其所以如此，是防止台灣成為漢人反清的根據地，因此雖不禁止內地人渡海來台，卻不是沒有限制，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許攜帶家眷。但是閩粵兩省的民衆，以台灣土地肥沃，謀生較易，基於經濟的需要，卻千方百計來台開拓殖。雍正年間（一七二二—一七三五），清廷對台灣的政策稍見積極，除了添設彰化縣、淡水廳，並准許在台居民携眷入台。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再度禁止。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年）正式允可携眷過台，於是台灣漸漸成為福建廣東兩省人的天下。

各期從內地遷來台灣的人數，無確實數字。大約在荷蘭入侵之時，漢人已達十萬。明鄭時代，應有五、六十萬（鄭克塽降表謂戶口百餘萬，當係將山地同胞合計在內。）康熙時期，應在六十萬以上。乾隆時期已近百萬。到了十九世紀，根據英美教士的報告，台灣人口大約為兩百到三百萬人。這一偉大的人力資源，逐次將原本是一個蠻荒的野島，由南而北，自西向東，由山前而山後，開發成一片無處不是黃金的樂土。尤其在保土衛鄉方面，來台同胞所表現的，較內地各省更要優越。

一、鴉片戰爭英人犯台

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中英鴉片戰爭發生，閩浙總督認為台灣是英人欽羨之地，不可不大為防範，因此命令台灣總兵達洪阿與台灣道姚瑩準備設防，嚴守口岸。並加派水師名將任範督王得祿，會同台灣鎮道協力嚴防。於是募集鄉勇，調兵設防，整修砲墩器械，姚瑩則為實際負責人。雖然官兵只有一萬四千人，但團練義勇卻多達四萬七千多人。

一八四一年九月中旬，台灣南北兩路都發現了英國的兵船。進犯雞籠的英國兵船為納爾不達號（*Nerbudda*），三十日早晨，該船首先發砲，打壞了我軍兵房，艙艙營參將邱鎮功及淡水廳同知曹瑾等還擊，英船桅折索斷，隨水退出口外，海潮驟起，船觸礁石，英人紛紛落水，一部分溺水上岸，一部分登舢板逃竄，邱鎮功等鄉勇分頭追逐，相互格殺，總計船上二百七十四人，除了二十九名英人和二名呂宋人逃走，一部分溺斃，被殺的英人十名，印度人二十二名，被俘的印度人一百三十三名，大砲十門。這是台灣同胞抵抗英人的初次勝利。

十月十九日，英軍於佔領鎮海、寧波之後，派一艘有三根桅桿的兵船到雞籠口外索還俘虜。我軍為避其砲火，一面暗設砲位，一面暫遷港內居民。英船停留八日，不得要領，二十七日突然駛進港口，大砲齊發，燒燬我軍營房二處，哨船一隻，損壞砲位

五門，第二天始行離去。這一次接戰，我軍雖未得利，但英艦也沒有達到目的。

一八四二年三月五日，英艦阿恩號（Ann）在彰化外海出現。達阿洪與姚瑩遵照「不與海上爭鋒」的戰略，由淡水魏瀛等雇漁船偵探。十一日阿恩號駛到彰化淡水交界的大安港外，漁船誘其從土地公港駛進，果然遇暗礁而擱淺，歪側搖簸，不能行駛，兵勇乘勢攻擊，阿恩號破沈，我軍生擒英人十九名，印度人三十名，廣東人五名，奪得砲位十門。

中英鴉片戰爭，清廷處處損兵折將，不得不割地賠款，而台灣卻三戰三捷，足證來台同胞之優秀及其保鄉衛國之決心。^{②1}

二、美國船艦的糾紛

鴉片戰爭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利益均霑，來中國的船隻日漸增多，對台灣也日益注意。

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美國商人奈伊（Gideon Nye）致函美國駐華代理公使派克（Peter Parker），內附他多方調查台灣的情況資料，他建議美國政府，應控制台灣，不只是爲了航行的安全，也可以補給燃煤飲水，設立貨棧，甚至建築軍港，以台灣來對抗香港。派克非常同意奈伊的意見，建議美國政府採取行動。

一八五四年六月，美國東方艦隊司令伯理（Perry）根據上述二人的建議和海軍部的訓令，派出海軍上校阿伯特（Abbot）率領了一艘軍艦，由日本來到台灣，除了要調查外人在台遇難的情形外，還要勘察煤源和雞籠港的水位。結果證明並沒有外船在台灣失事的事實，但對台灣煤源之豐和港口之佳則感到滿意。第二年一月伯理回國，與派克一致主張佔領台灣。

還有一位美國駐寧波的領事赫里斯（Townsend Harris），也搜集了很多有關台灣的資料，寫了一篇很長的建議書給美國國務院，對台灣的歷史、現狀、資源敘述得很詳細，最後建議將台灣收買。

美國政府一則顧慮國會的反對，再則由於黑奴問題已日益嚴重，暫時無意向外拓展。

到了一八六七年三月（同治六年），美國商船羅發號（Rover）在紅頭嶼觸礁沉沒，十三名美國人在琅璫逃生上岸，因語言不通，被龜仔角山胞殺害。英國砲艦前往調查，也受到攻擊。廈門美領事館北京美公使分別向台灣當局和清廷總理衙門抗議。台灣總兵劉明燈和台灣道吳大廷答允查辦。美國竟直接行動，派軍艦二艘於六月十二日向龜仔角山胞進攻，結果竟然失敗，副艦長陣亡。劉明燈怕美國會採取更大軍事行動，準備懲處肇事山胞，廈門美領事別有用心，則親入山地，與山胞當面議和，請劉明燈撤兵免究。這件事姑不論對錯，但山胞不懼外人的表現，仍舊值得安慰。^{②2}

三、日本與牡丹社事件

對台灣最具野心的自然是日本。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同治十年十月十五日），有琉球人六十六名，因船遇大風漂流到台灣南端，其中五十四人不幸被牡丹社山胞殺害，餘十二人經鳳山縣護送府城，轉往福州，福建督撫予撫卹，送回琉球，清廷

也同表關懷。日本乘機生事，向中國提出交涉。清廷答以琉球台灣同屬中國，不煩日本過問。日本竟於一八七四年四月投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台灣番地事務都督」，領軍三千六百多人，軍艦五艘，運輸船十三艘，於五月七日在琅璦社寮登陸，與山胞戰於石門，焚牡丹社高士滑社，互有死傷。

中日雙方積極備戰，也各有所顧忌，於是同意外交解決。但日本來台軍隊，已經病死五百六十一人，戰死十二人，傷十七人，損失將近六分之一的兵員。^{②③}

四、中法戰爭與台灣之關係

中法因安南問題而起衝突，東南沿海成爲主要戰場，台灣更直接受到法國的攻擊。劉璈、劉銘傳深感台灣兵力和財力兩皆不足，只好號召台灣的地方人士，出錢出力，保國衛家。

一八八四年四月十三日（光緒十年三月十八日），有法艦一艘到基隆瞭望繪圖，並強行購煤。八月四日，法國海軍艦隊副司令利士比（Lespes）再率艦至基隆，限令我軍於次日上午八時交出砲台。五日法艦開砲，四小時後基隆港砲台全燬，法軍四百人登陸，劉銘傳督師反攻，法軍於六日退回艦上。

八月二十三日，法國代辦下旗離開北京，法國海軍艦隊司令孤拔（Courbet）指揮十幾艘軍艦，在福建沿海擊沉了中國七艘兵船，海戰重心移到台灣。劉銘傳熟知敵我短長，知道無法與法國在海上爭勝，基隆港也在法國兵艦射程之內，決定移軍防守後山，把煤礦破壞。又因兵力不足，決定捨基隆而守滬尾。

九月初，孤拔率法艦隊聚泊滬尾口外，因爲風大浪高無法前進。十月一日，法軍同時進攻基隆和滬尾。劉銘傳本著他的既定戰略，留曹志忠、林朝棟守後路獅球嶺，使法軍在基隆無法得逞；主力精銳則馳援滬尾。十月八日，法軍八百人在砲艦掩護下登陸滬尾，被我軍奮力擊退，我軍傷亡百餘人，俘虜法軍十四名斬首示衆。

孤拔受此挫敗，於十月二十日宣布封鎖台灣海口，於是台灣消息中斷，接濟阻絕，物價飛漲，並且疾病流行，劉銘傳部能戰者不足三千人。清廷及各省對台灣的安危非常關心，一則加強對安南的進攻，以緩和台灣的情勢，一則全力接濟台灣兵械。北洋兩快船因日本忽然策動朝鮮政變而改赴朝鮮平亂，南洋五輪船在浙江海面被法艦擊沉二艘，餘三艘折返上海。只有楊岳斌部援軍繞道台東卑南登陸，可知清廷援救台灣，已盡了最大努力。

一八八五年二、三月間，安南法軍分向雲南廣西進犯。基隆法軍在杜奇斯尼（Duchessne）指揮之下，也於三月四日大舉南犯，我軍失利，月眉山、深澳坑、暖暖失守，我軍傷亡千餘人，高級將領多人陣亡，法軍也死亡一百八十人。七日，我軍退守五堵七堵，戰火迫近台北，幸河水驟漲，援軍到達；法軍遭到堅強的抵抗，也不敢繼續前進。

鑒於在台灣本島攻擊並不順利，孤拔於三月二十九日在澎湖登陸，三十一日正式占領，作長據之計。幾天後中法和議達成，四月十六日法國宣布停戰撤兵，十六日台灣封鎖解除，基隆、澎湖法軍隨之撤退，而法國艦隊司令孤拔卻於六月十一日病死在澎湖，至今還葬在馬公城的北門外。⁽²⁴⁾

有人批評清廷不應在諒山戰勝之後還與法國講和，把安南讓給了法國。殊不知閩海艦隊被殲，南洋兵輪受挫，北洋水師未成，而台灣局勢更是千鈞一髮。再拿台灣和安南來比較，一個是內地的郡縣，關係整個的海防，一個是邊區藩屬，得失影響不大，捨安南而保台灣，此一決定可謂正確。也可見當時國人和清廷對台灣都很重視。

伍、台灣建省與新政

有人這樣說過，使清朝談論洋務的人不得不提台灣，是日本人西鄉從道的功勞。使台灣建為行省，則應該感謝法國的孤拔。其實真正為台灣建省而奠基的是沈葆楨。

直到道光年間，台灣只有一府四縣（台灣、鳳山、嘉義、彰化）兩廳（淡水、噶瑪蘭）。政教中心都在南部。沈葆楨自一八七四年因應付日本入侵而奉旨來台，以瑯瑤經過美艦日軍兩次騷擾，故於一八七五年一月（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親臨考察，決定築城建邑，定名為恆春縣。一八七五年七月二十日（光緒元年六月十八日）改噶瑪蘭為宜蘭縣，淡水廳為新竹縣，另外在艋舺設淡水縣，雞籠改名基隆，設通判，建省已粗具規模。清廷復依沈葆楨的建議，於是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定以後福建巡撫冬春二季駐台灣，夏秋二季駐福州，建省更趨成熟。再鑒於來台同胞私下將鄭成功奉若神明，為振作忠義，也為順應人心，沈葆楨會同福建大員合奏清廷，在台灣府城建立延平郡王祠，紀念鄭成功，更使得內地來台同胞，有了共同的精神支柱。⁽²⁵⁾

沈葆楨調陞兩江總督後，王凱泰、丁日昌、吳贊誠、夏獻綸等來台，其中丁日昌主張重臣督辦，所訂統籌台灣全局之計畫，最具遠見。第一位正式提出台灣建省問題的人是刑部侍郎袁保恒。直到十年之後，經過了中法戰爭，大家又重新認識到了台灣的重要和危險，督辦福建軍務的左宗棠，力贊十年前袁保恒建省之議。

這時劉銘傳正負責台灣的軍事，不久補授福建巡撫。他對台灣問題一向留意，來台一年之後，訪求利病，深感一切設防、練兵、撫番、清賦諸大端，都必須次第籌辦，縱使專心一志，經營十年，尚恐難收實效；因此決心辭去福建巡撫，全力經營台灣，以免顧此失彼，一曝十寒。一八八五年八月三日（光緒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上諭劉銘傳專辦台灣善後事宜，而福建巡撫則改派總督楊昌濬兼署。十月十二日（九月初五日）台灣建省與設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的上諭同時發表。根據這道上諭，福建巡撫改為台灣巡撫，福建巡撫事務則由閩浙總督兼管。一八八六年一月十六日（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台灣成了中國的第二十個行

省，劉銘傳成了台灣省的第一任巡撫。⁽²⁶⁾

劉銘傳決心舉一隅之設施，爲一國之模範，把台灣建設爲一個模範省。辦防以禦外侮，撫番以清內患，清賦以裕餉需，便是他所提出的施政目標。他重新將全省畫分爲三府、一州、三廳、十一縣。台灣府轄台灣縣、彰化縣、雲林縣、苗栗縣和埔里社通判廳；台北府轄淡水縣、新竹縣、宜蘭縣、基隆廳和南雅廳；台南府轄安平縣、嘉義縣、鳳山縣、恆春縣和澎湖廳；後山添設台東直隸州，治水尾，另於原卑南廳改設建隸州同知，花蓮港添置直隸州判。⁽²⁷⁾

一、撫番以清內患

當時台灣約有八百多個番社，山胞人數約二十多萬。山胞性情兇暴，而少數不法之徒出沒山地，誣騙山胞財貨，因此常生糾紛。奸民被殺，則訴之於官，官輒興師剿辦山胞；山胞被冤，則無官可訴，類多集衆復仇，而被殺漢人則多係良民。

劉銘傳安撫山胞的策略，在恩威並用，剿撫兼施，他兼顧到漢番的利益，絕不偏袒，不僅在安定秩序，尤其要充裕財源，不僅在防止內亂，尤希望日後共禦外侮。他曾經三親絕域，蒙瘴涉險，不騎馬而徒步前往。待全台大定之後，又廣招福建的貧民到台灣山地墾墾，使內地人與山胞共處雜居，逐漸轉移他們的習俗，改善他們的經濟情況，在台北並設有山胞學校，教他們語文數學和起居禮儀，以消除他們對內地來人的疑懼。⁽²⁸⁾

二、清賦以裕餉需

以往台灣每年的開銷，都需要福建接濟八十萬兩，由於不能按期如數解到，常常發生財政上的困難。丁日昌的完善計畫不能見諸實施，即因困於財政。

劉銘傳知道癥結之所在，決心清理台灣的收入，作到自力更生。他與楊昌濬商議，將福建方面的補助先減爲四十四萬兩，以五年爲限，開山撫番，建造城衙，及一切交通軍事設施。期三五年後，以台地自有之財，供台地經常之用。

一八八五年七月，劉銘傳即認爲清理全台賦稅，急宜舉辦，次年五月正式開始，於南北兩府各設清賦總局，逐田清丈，就田問賦。一八八九年全部清丈給單，溢出原額田數倍，約有四百萬畝。一面清丈，一面重定賦則，使人民負擔平均，蒙受實惠，並明定章程，不得任意加派。台灣原額賦銀十八萬兩，此時則達到六十七萬兩，而民間供賦，反比從前減輕。

至於稅收，原來台灣的洋藥（鴉片）、煤斤、茶葉、樟腦、船貨釐金、鹽課關稅，總計不過九十萬兩。經劉銘傳整頓，與田賦等合計約三百萬兩，最後增至四百四十萬兩。並設官銀局，每年鑄造銀幣數十萬枚。於是台灣不再需要福建的財政補助，並能逐一推行各種建設。⁽²⁹⁾

三、辦防以禦外侮

在國防建設方面，鑒於中法戰爭的教訓，劉銘傳更是不遺餘力。

他曾於一八八五年七月奏請清廷將中國海軍畫為三路，津沽一帶為北洋，吳淞一帶為中洋，臺澎一帶為南洋。也就是在台澎建立一支艦隊。但由於清廷無此能力同時發展三支艦隊，而以北洋為優先。他只好退求其次，請撥稍快兵船二艘，再配購大小魚雷艇，仍不可得。於是他更退一步，在澎湖、基隆、滬尾、安平、旗後五處趕製砲台，配備三十一尊阿姆斯壯（Armstrong）大砲和八十具水雷。將三十營防軍裝備洋槍，聘外國教練。並在台北開設機器局，製造槍彈和砲彈。

劉銘傳極力主張興辦鐵路，曾謂鐵路為國家血脈。一八八七年他奏請借商款開辦台灣鐵路，自基隆以達台南。台北基隆段先開工，台北新竹段也在一八八八年開工。一八九一年台北基隆段通車，台北新竹段也在第二年通車。

電線在劉銘傳之前祇限於府城至安平旗後，不足百里。一八八六年劉銘傳決定將電線由台南架設到台北、基隆、滬尾，以聯接全島，復敷設安平至澎湖，滬尾至福州的海底電纜，以連接大陸，均於一八八八年完成。並設有電報學堂。一八八八年成立郵政局於台北，郵船兩艘往來本省各港口和福州上海之間。^{③②}

台灣的礦業進步了。農業也進步了。台北的大馬路、電燈、自來水、醫院……一應俱全，儼然成為了一個近代的都市。可惜劉銘傳因病請辭獲准，一八九一年六月四日（光緒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實行交卸，台灣的新政趨於消沉。三年後中日甲午之戰爆發。

陸、台灣之淪陷與光復

一、甲午戰爭與馬關議和

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光緒二十年七月一日），中日兩國因朝鮮問題而宣戰，結果中國戰敗。次年馬關議和，李鴻章被迫在中日馬關新約上簽字，承認「奉天南界從鴨綠江抵安平河口至鳳凰城、海城、營口、台灣、澎湖及所屬島嶼，均割讓日本。」^{③③}

其實在議和之前，稍許留意國際局勢的人，都知道日本早有奪取台灣的野心。因此容閱從美國向張之洞建議，將台灣全島抵押於歐洲任何強國，借款四億美金，一則杜絕日本對台灣的需索，再則充實再戰的軍費。^{③④}翁同龢也一再向光緒皇帝建言，千萬不要討論到台灣。^{③⑤}然而就在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光緒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馬關議和開始，日本軍艦已經在澎湖海面集中。二十四日第三次談判，伊藤博文明白告訴李鴻章，日本軍隊已攻向台灣。李鴻章說明台灣已經建立行省，並以國際關係，尤其是英國的態度為藉口，想加以拒絕，然而日本對國際關係更為明瞭，因此不為所動。會後李鴻章遇刺受傷，日本稍作讓步，奉天、直隸、山東方面約定自三十日停戰，卻不將台灣包括在內。^{③⑥}

四月一日日本提出和約的草稿，第二款割地，範圍包括遼東半島全部、台灣全島及所屬島嶼、澎湖列島。李鴻章電告北京。翁同龢仍向光緒帝力爭，「恐從此失天下人心」。光緒帝也感到「台灣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爲天下主？」李鴻章再四向日本懇求。伊藤博文卻說：「割地決不允修改，應知日本爲戰勝者，中國爲戰敗者。」甚至還說：「但有允不允兩句話，不必分辯。」李鴻章百般無奈，終於四月十七日（三月二十三日）在條約上簽字，同意將台灣澎湖，「永遠讓與日本」。³⁵

二、全國反對割台的心聲

當時全國的輿論，莫不反對割台。

三月三日，翰林院編修黃紹箕、徐世昌等首先條陳不可割地，並從台灣的形勢、規制、物產、民情等項，說明台灣萬萬不可割讓。馬關談判期間，四月六日，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上摺，力言台灣爲中國存亡之所關，請據理力爭，固民心而維國脈。四月八日，御史張仲忻奏稱台灣必不可棄，以免台民塗炭，並弭中國之無窮後患。四月十五日，編修丁立鈞等和給事中余聯元相繼疏陳，力言無台灣則福建浙江都失去屏障。褚成博則說台灣如果不保，「民心一去，國誰與守？」御史王鵬運更加提出警告，如果割讓台灣，不出十年，中國想要維持一個小朝廷恐怕也不可能了。³⁶

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全國輿論更加沉痛激昂。各地摺奏如雪片飛來，到都察院投遞摺奏的人，真是衣冠塞途。或說割台非特無以對忠義之民，海內聞之，誰不解體？或說台灣一槍未發，而以千里之地，數百萬之民割讓他人，真是古今中外所未有。正好此時全國舉人晉京會試，康有爲、梁啟超約集十八省舉人一千二百多人集會，請求清廷拒絕換約，呼籲國人團結自強，這便是有名的公車上書。³⁷而國父孫中山先生，於中午甲午戰敗之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成立興中會，復於馬關條約簽訂之年十月二十六日（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九日）首次廣州起義，更是憤於滿清割讓台灣的激烈反應。³⁸

三、台灣同胞的悲憤

在台灣方面，自甲午之戰將要爆發時起，總署便知照台灣巡撫邵友濂妥籌防範，一八九四年七月十四日聽到日本將出兵台灣的消息，決定派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和劉永福迅速帶兵來台。軍餉除沿海各省協濟外，並向上海洋商借得一百五十萬兩，槍彈軍裝，福建、廣東、湖北各省都有借撥。十月中旬邵友濂內調，唐景崧升任台灣巡撫。

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日本軍艦抵達澎湖，二十三日從文長港等處登陸，二十五日澎湖失守，台灣與大陸之間的聯絡受阻。三十日中日停戰，台灣卻不在停戰範圍之內。雖然清廷爲台灣備兵增餉不遺餘力，但台灣軍民聽到日本索取台灣的消息，無不驚恐而憤怒。馬關條約簽字後，四月十九日，台北民衆鳴鑼罷市，大家圍著巡撫唐景崧及其母親哭泣。大家表示「與其生爲降虜，不如死爲義民」。³⁹當他們知道滿清政府對台灣已經是愛莫能助的時候，唐景崧等人改向英、俄、法、德、美等國求援，希望